



將心比心 換位思考

楊絳先生曾寫過一句話：“當你身居高位時，看到的都是浮華春夢；當你身處卑微，才有機會看到世態真相。”

人間百態，各有所難，每個人只看到自己眼中的世界，看不到全貌。生而為人，最可怕的就是：你生活在光亮里，就以為整個世界都是光亮的。

前段時間，朋友圈被電影《少年的你》刷屏了。在諸多影評中，我看到了這樣一條：“演員演的不錯，就是感覺故事有夸大的成分，哪有那麼嚴重的校園暴力，我上了那么多年學，也沒人暴力我啊。”

看到這裏，不禁想起一句話：“你沒經歷

人性最大的善良，是“換位思考”

過，自然感覺不到疼，但你不能把別人的疼痛當做笑話。”

一個人若是沒有了同理心，沒有了共情的能力，内心何來溫暖。可這世界上的愛，正是由人與人之間一點一滴的溫暖組成的。

什么是行走世間、為人處世的基本修養正如蔡康永所說：“你不能跟痛苦的人說你那個不算痛，我這個經歷才算痛。”

感同身受，是做人的最高境界，也是人世間最高級的善良。

在這個世界上，沒有誰是永恆的強者，也沒有誰是永恆的弱者。今天別人有難需要你幫，明天你也可能有短板需要別人來扛。

生命，是一種回聲，唯有懂得“換位做事、換位做人、換位思考”，才能換得真心。

知乎上有個話題：你聽過哪些關於善良的故事？很多回答都讓人熱淚盈眶，其中讓我印象最深刻的是：1972年，諾貝爾獎獲得者川端康

成選擇了自殺，他的一生經歷過無數悲哀和事故，所以決意不留下任何遺言。但在他自殺後被送去醫院的路上，卻對司機說了他生命中最後的一句話：“路這麼擠，真是辛苦你了。”

讀到這裏，只覺淚目。

原來這世上真的有人，已經將善良刻在骨子里了。有句話這樣說，在人之上，把別人當人；在人之下，把自己當人。一個人，只有溫暖純良了，懂得去體諒他人的不易，有了為他人着想的善良，才是真正過好這一生。

不久前，中國農業大學的畢業典禮上，院長葉敬忠的致辭刷爆了全網。

我很贊同他在致辭中提到的這些：“強者心態”最為惡劣的表現是強者對弱者的欺凌。

例如：餐廳顧客辱罵毆打服務員；小區業主辱罵毆打保安；男性辱罵毆打女性；成人辱罵毆打兒童老人；有錢人辱罵毆打窮人……

我想告訴大家，一個從來沒有經歷過窮苦生活體驗的人，永遠不可能真正明白窮苦生活到底意味着什么；

一個從來沒有經歷過借錢難的人，永遠不可能真正體會到向別人開口借錢的感受；

一個從來沒有撫養過殘疾孩子的父母，永遠不可能真正感受養育殘疾孩子所需要的各種付出和各種滋味。

正是因為，人們其實不能真正體悟到弱者的生活現實和心理世界，我們更要保持一種態度，也就是嘗試“像弱者一樣感受世界”。

這世上除了強者，多的是在角落默默受傷的弱者，永遠別讓生活富足限制了你的想象力。

如果你無法做到感同身受，或許你還可以選擇善良。

換個角度，看待萬物，便是善良。

心懷悲憫，互相體諒，才是人情。

懂得仁慈，近城遠山，都是人間。

人生海海，誰人不是舉步維艱，孤獨前往。

但這世界啊，美就美在，有人是照耀他人的光，有人是等待黎明的夜。但願你，是那一束照亮別人的光。

被圍觀的網絡生活

當我們所有人都在好奇老闆新招的人是什麼樣的時候，同事小張走來，兩分鐘內給了我們一個完整的答案：“女的，東北人，白羊座，AB型血，養了一只虎紋的‘美短’，喜歡咖啡和烘焙，長得挺好看，就是皮膚不太好。”

這堪比人口普查的速度和內容把我們嚇了一大跳，我們異口同聲地問他：“這姑娘你認識？”小張連連擺手說：“我也不認識。那天去老闆辦公室，在桌上看到她的簡歷，上面寫着她微博的ID，我隨手翻了幾頁，看了她發的那些動態和照片，就不全知道了嗎？”

小韓聽完小張的發言，沒忍住吐槽了一句：“天哪！你這和偷窺狂有什么區別！”小張的回答讓我們無法反駁：“都是網上的公開信息，誰都能看到的公開資源，請問我偷窺誰了？”

大家面面相覷，這話……好像也沒錯。這時，辦公室里最溫柔的小孫幽幽地說：“我也被圍觀過，感受確實不怎麼好。”原來，分手好幾年的前男友給小孫發微信求複合，為表痴心還寫了一封告白信，不過信的內容不但沒有打動小孫，反而讓她感到恐慌。前男友通過小孫朋友圈配圖的水印，找到她的微博，孜孜不倦地看了她從2012年至今的1000多條微博。

為了證明對小孫的念念不忘，表現自己的細心和關注，他詳細分析了小孫的喜好：“你喜歡通勤聽民謡，深夜聽古典。電影口味偏奧斯卡，看書偏愛社科類書籍。”聽到這



里，我真是感慨不已：一是對這種理直氣壯的偷窺行為非常不解，二是為此人的情商堪憂——朋友，你這簡直是自殺式告白！

不久前，有位剛認識的朋友成功地用一句話給我講了一個恐怖故事：“我通過你的手機號找到了你的網易雲，翻了翻你的歌單，感覺你情緒很不好，我覺得你應該找人聊聊，或是出去走走。”這突如其來的關心一點也不能讓我開心！我瞬間覺得自己是動物園里的傻猴子，被人圍觀了還收不到門票錢！本以為自己另闢蹊徑把聽歌軟件當樹洞，可以獲取一些安寧，誰知道傻乎乎的我是在向整個世界敞開心扉！

其他社交平台也是重災區。“24歲就禿頭是種什麼體驗？”“上班‘摸魚被抓現行怎麼辦？”……只要翻一翻你的知乎收藏夾，隱秘的小心思相當於對全世界廣播。再看看你混迹的豆瓣小組，瞄幾眼你的豆列和書評影評，大概就能辨別你是真文青還是偽文青。有心的“吃貨”順着你在網絡上點評的足跡，很快就能摸清你是哪家飯館的回頭客，昨天又“打卡”了哪家“網紅”餐廳……

我想起去年有部電影叫《網絡迷踪》，片中父親為尋找女兒的下落，找到了她在網絡社區的多個賬號，“人肉搜索”是分分鐘就可以完成的事。所以，當代青年的社交恐懼症根本不是開會坐後排、聚餐不說話，而是一句靈魂之問：“我今天要不要發動態？”

(作者：二元)

23 林肯

一天晚上，美國總統林肯在忙碌了一天之後上床休息。忽然，電話鈴聲大作，原來是個慣于鑽營的人告訴他，有位關稅主管剛剛去世，這人問林肯是否能讓他來取代。林肯回答說：“如果殯儀館沒意見，我當然不反對。”

24 赫魯曉夫

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揭露斯大林的暴行時，台下有人遞條子上去。赫魯曉夫當場宣讀了條子的內容：“當時你在干什么？”然後問道：“這是誰寫的，請站出來！”連問三次，台下一直沒有人站出來。於是赫魯曉夫說：“現在讓我來回答你吧，當時我就坐在你的位置上。”

25 雨果

法國大作家維克多·雨果(1802—1885年)正趕寫一部作品，十分緊張，可是社交活動佔去他不少時間。一天，他想了個絕招：把自己的頭髮和鬍鬚分別剃去半邊。親朋好友一來，他就指指自己的滑稽相，謝絕了社交約會，待須髮長還原，他的大作也告成功。

26 凡爾納

法國著名科學幻想小說家儒



Victor Hugo.

勒·凡爾納著作豐富，僅小說就有104部，人們就傳說他有一個“寫作公司”，公司里有不少作者和科學家，而他只是佔有別人的勞動成果罷了。聽了這個傳說，有個記者特地前去採訪。凡爾納知道他的來意後，便微笑着把他領進了工作室，指着一排排櫃子對他說：“我公司的全部工作人員都在這些櫃子里，請你參觀一下吧！”

櫃子里分門別類地放滿了科技資料卡片。

27 爱丁堡

愛丁堡公爵是英國女王的丈夫，一次陪女王巡視澳大利亞，在某次宴會上遇到一對新婚夫婦。主禮官便向愛丁堡公爵介紹說：“這位是羅便臣先生，這位是羅便臣博士。”

愛丁堡公爵聽了，不覺睜大了眼睛，露出一副詫異的神態。那位羅便臣先生便趕緊解釋道：“內人是哲學博士，在外面的名氣比我大得多。”

愛丁堡公爵聽後，當即微笑地說：“我家的情形，也完全一樣。”

說完，兩位男士不覺相視而笑。

世界名人幽默智慧小集萃（連載5）

我們常說“聲音”，但“聲”和“音”是不一樣的。《禮記》對此就有記載：“凡音之起，由人心生也。人心之動，物使之然也。感于物而動，故形于聲。聲相應，故生變，變成方，謂之音。比而樂之，及干戚羽旄，謂之樂。”

提起音樂，大家多少都有些瞭解，但對聲學一詞恐怕就有些陌生了。事實上，音樂、聲學和建築三者之間，有着密切的關係。

舉例來說：音樂廳里不同的位置聽到的效果一樣嗎？

其實，每一座劇院、音樂廳都是一個聲學空間，聲學與建築的融合情況，決定了這個空間里的音效，進而影響我們欣賞音樂的體驗。

就拿澳大利亞著名的悉尼歌劇院來說，在外面拍照留念的人很多，進到里面聽音樂的人卻很少。因為它整體的聲學空間設計非常差，內部裝飾金碧輝煌，可在裡面聽到的聲音並不悅耳，有些聲音甚至是聽不到的，可以說是“金玉其外，敗絮其中”。

無獨有偶，1962年，紐約林肯中心音樂廳也發生過一場由建築聲學引起的風波。由著名聲學家白瑞奈克擔任聲學顧問的音樂廳，完工後的第一場演出就被聽眾發現了問題：低音怎麼不見了？經過數次改建，問題依然沒辦法解決，後來這座音樂廳只好被拆掉重建。

建築師都是“聾子”，聲學家都是“瞎子”，這是一個很大的謬誤。如何將建築與聲學緊密地結合在一起，這是聲學家和建築家要思考的問題。

白瑞奈克在經歷了紐約的失敗後，痛定思痛，在東京設計建造了一座頂級的音樂廳——東京歌劇城。悉尼歌劇院的聲音表現力很弱，是因為它的內部沒有做可以反射聲波的

設計，導致聲音向上飄，層次感隨之消失。而東京歌劇城有一個削尖頂，在天頂做了很多階梯狀的設計，並且添加了反射板。這樣一來，聲音就能夠均勻地反射到每個座席上。

那麼，怎樣才算是頂級的音樂廳？白瑞奈克在全世界測量了86個音樂廳之後，評出3

享受到極佳的音效。

進入千禧年之後，也陸續出現了一些優秀的觀演音樂廳，新加坡濱海藝術中心就是其中之一。

它擁有世界頂級的室內聲效，能夠為各種形式的表演提供完美的音效。最妙的是，它的

是很清楚，而樓上的低價票座席，因為更接近屋頂的反射板，聽到的音質反而更好。可見，票價並不能完全體現我們聽到的聲音品質。

是什么決定了一個座席的優質度？為此，我們用電腦模擬了幾個音樂廳，發現這5個參數決定了座位的票價：早期混響時間、聲音強度、聲音清晰度、側向反射聲、時間中心。

後來，我們做了很多實驗，希望能夠對音樂廳加以改造，甚至實現99%以上都是好位置。我們在上海東方藝術中心音樂廳的邊邊角角吊了很多“小雨傘”，以補全這些位置的聲音頻率。類似的修補材料還做了很多，如果現在你去那裡聽音樂，基本上沒有太差的位置。其實，聲學是一個涵蓋非常廣泛的領域，無論是建築聲學，還是生物聲學，都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。聲學的魅力和作用遠不止我們發現的這些。

我們在西雙版納雨林錄到了一場大自然的音樂會，蟲、蛙、鳥都是參與其中的“演奏家”。如果你嘗試去跟它們對話，就會得到回應。這樣的方式，也被新西蘭大學的研究員們用來檢測生物的多樣性。我們也在嘗試做一些類似這樣跨領域的實驗。

我們常說“餘音繞梁，三日不絕”，事實上，這個餘音還可以更長。

最後，回到建築聲學這門學問上來。我既是一個聲學家，也是一名建築師，這樣看來，我應該對設計聲學空間胸有成竹吧？然而，我卻常常對此感到無力。

於我而言，聲學空間就像一個黑箱，經過20年的研究，我也只是打開了它的一道縫隙，但一束光已經從這道縫隙中穿出。我希望，這束光會越來越亮。(作者：杜銘秋)

音樂廳賣得最貴的座位

個A+級音樂廳。

波士頓交響樂大廳是一個狹長而高挑的鞋盒形建築，能夠把場地完美地包圍起來，上面那些曲面的欄板可以很好地反射聲波。

維也納金色大廳看起來中規中矩，為什麼能產生一流的音效呢？原因就在大廳兩側



的小金人，以及頂部的吊燈和裝飾板，它們可以非常有效地把聲波反射、散射出來，並創造了一個漂亮的混響時間——1.45秒左右。

柏林愛樂音樂廳是比較典型的梯田式音樂廳，它的優勢在於，短短的側牆可以快速地把聲波反射回來，讓聽眾不管坐在哪個區域都能

屋頂是可以升降的，這對更精確地調適混響時間大有益處。我們都知道，空間大小決定了混響時間和音質的優劣，有了這個升降頂，就可以根據演出的形式來調整空間。例如，四重奏表演時將屋頂降低，交響樂團表演時將屋頂升高。

當然，再好的音樂廳，各區域座席的聽覺效果也會有差異，這也是票價有高低之分的原因。那麼，聽音樂會的時候，越貴的票一定越好嗎？

兩年前，我去上海音樂廳聽音樂會，發現朋友送我的高價票座席在樓下的後座，聽得並不